

以館為家的呂起森先生

唐潤鈿 中央圖書館編纂

— 初解書緣、形影相隨 —

「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吧。」今年七十歲的老同事呂起森說：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國立中央圖書館，那是民國35年在南京的時候。到現在，已經整整的四十年了。」

呂起森的家鄉，是在南京門外的瑤花鄉，他讀了一年私塾，便跟着他的父親學作木工。七七蘆溝橋事變，導致中日戰爭，無情的炮火毀了無數中國人的家園，而南京市的人民更遭受日人大屠殺的厄運，呂起森的父母就在那時喪生，他雖幸運地逃過劫難，但在抗戰時期受了不少的苦。抗戰勝利後，他便到處謀職，經人介紹就進入了中央圖書館。他剛入中央圖書館時，擔任交通車司機的助手，也經常擔任運送書籍的工作。他雖然識字不多，此後，却與書結了不解之緣。

民國37年底，大陸變色，他隨着當時的館長蔣復璁先生與若干館員護送珍本古籍來臺。從此他便與這些歷代的古籍——包括手抄本、宋、元、明等各朝珍本——相伴相隨、形影不離。

本館於民國43年8月起在臺籌備復館，至45年初開放閱覽。當時因館舍狹隘，所以善本書仍存放在臺中霧峯。若有讀者需要閱讀，便與在霧峯的特藏組連絡，那時的特藏組主任昌彼得先生，便交由擔任守護善本書籍的呂起森開箱提書，而後携運來臺北。後來館舍逐年增加，為便於讀者的閱覽，以及顧慮書籍往返運送的安全等等原因，便將全部善本書運來臺北。呂起森便也跟着書同來。為了善本書的安全，呂起森不但白天與書為伍，夜間也經常擔任值夜的工作，住在善本書庫旁的小房間內，真可以說是以館為家，與書為伴。

— 修殘補苴、巧手成新 —

民國62年9月開始，呂起森除了看管善本書外，又增加了一項工作——修補破舊的古書。剛開始時，他祇是裝訂脫頁的書，從66年起，他更擔任了裱補破損不堪的書，因為那些經過歷代無數人閱讀過的古書，部份是在抗戰時，蔣前館長在政府保存古籍的指示下，辛苦地在淪陷區蒐購而得。書雖避過了日本的炮火，但是却又雲遊到重慶、香港，若干又被劫掠到日本，直到抗戰勝利，這些曾經歷盡滄桑，分散至各處的書才又重新聚首。豈料又遭毛共作亂，因此這些書飄洋過海的來到臺灣，所以書的破損在所難免。

呂起森說：「看到那些殘破的書，我真覺得不忍心，就想自己摸索着來修補。」剛開始時，他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無法下手，於是在特藏組主管授以書籍所載裱補的理論，而後讓他到裱畫店去看人家實際裱補的步驟。他看多了，也悟出了道理，於是他也備置了些克難用具，就試着以裱畫的方法，運用到修補破損的古書上。他先將古書一頁頁的拆下來，小心地鋪平裱補，晾乾後再一頁一頁的依序疊整齊，用針線裝訂成冊，那破舊的書籍，經過他的妙手，即刻面貌煥然一



新。隨船來臺的十四萬餘冊的善本書中，有四、五萬冊需要修補，現在已經完成了三萬餘冊。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完成這項工作，所以當他65歲退休那年，他不計較額外人員的待遇菲薄，仍然每天在館作着這項修補古書的工作。民國70年12月31日，呂起森獲教育部頒發獎狀，獎詞是「固守工

作崗位，默默耕耘，工作績效優良」，並獲部長朱滙森致贈紀念品一份，以資鼓勵。

— 平凡人立不平凡典型 —

本(75)年1月11日是呂起森70歲大慶，他的朋友與館中同仁都為他慶賀祝壽，席開數桌，大家歡聚一堂。朋友勸他：「你該休息養老了，你的少爺已自美國學成歸來，有着很好的工作，媳婦也很孝順，又有了孫子，你該在家納福了。」然而，他却搖頭說：「還有許多書需要修補呢！」所以他還是照常上班，整修古籍。而且看到辦公室門窗或桌椅有小毛病時，他便自動地敲敲釘釘。

去年底寒流來襲，水池中的魚兒凍死飄浮水面，他便自動的去撈起來，以免污染了水池。在特藏組的門口，有許多盆栽，也都是他照顧的，他是一位勤快關愛一切的老人，也像是一位「老管家」一樣的忠心耿耿。所以本館的同仁，無論老少，都很喜歡他、敬愛他。

有的同仁問他南京時中央圖書館的情形，把他視作活的館史史料；有的向他討教裱補的方法；有的與他交換蒔花養草的經驗。雖都是平凡的小事，他也是一位平凡的人，但是從呂起森身上看到了不平凡的一面，因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，他是平凡人中不平凡的典型。